

揭露宰牛厂污染秦淮河

1934 年底的南京,地冻天寒,秦淮河水枯,汉中门外二道埂子至石头城、芦柴厂一段因水枯造成河滩成片裸露,河上航船都受到影响。而河东岸的宰牛厂造成的河水污染更是触目惊心,天天有大量污水不经任何处理就排入秦淮河,造成芦柴厂一带居民用水困难,怨声四起。接到投诉的《朝报》遂派出记者赵超构前往采访调查。他发现宰牛厂环境卫生极差,厂区到处可见垃圾污物,又脏又臭,厂里有些工人竟将污水池中的血水随时排入河里。赵超构当即拍照取证,并向工厂主事者提出严厉批评。接着,他在《朝报》上发表了评论文章,呼吁市政工务局、卫生局等部门切实履行责任,监督宰牛厂改善环境卫生,控制污染。宰牛厂迫于舆论压力,采取了一些措施,如发动工人打扫卫生、将成堆烂草等垃圾装船运往江北农村当作农田肥料等。但过不了多久,宰牛厂又故态复萌,当地居民复又投诉。赵超构得知后,遂再次自告奋勇地前去采访调查,督促解决问题。他的认真负责精神感动了很多入,也受到报界同行的好评……

赵超构,浙江瑞安(今文成县)人,生于1910年,他于1930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政治经济系读书,勤奋刻苦,品学兼优。父亲赵标生很希望儿子能在大学毕业后进政界,谋个一官半职光耀门庭。但偏偏赵超构无意仕途,却有志于文化新闻事业。1934年夏,他大学毕业后,几经努力,得以进入父亲朋友王公韬在南京创办的《朝报》,当上了一名记者。当年的《朝报》日出四开二张,一张刊登新闻,一张刊登广告。由于比较关注民生,版面又比较清新活泼,《朝报》与南京《人报》均成为私营报纸之佼佼者。

赵超构勤奋努力,文笔又好,很快脱颖而出,被总编辑朱虚白看中,改任编辑,主笔评论。他撰写的评论精炼生动,贴近生活,又注意关心社会弱势群体,颇受市民欢迎,吸引来许多订户。赵超构即使再忙仍坚持兼任记者,关注社会热点新闻。在《朝报》的三年期间,他还采访报道过城西广州路市政工程事故案和水西门一带青帮头子、恶霸缪凤池(他还兼城西警察分局探长)无故施暴殴打一名男童案等黑幕案件,广受好评。当然这也给赵超构引来一些麻烦,比如受

感谢生命的美意

廖智

28.才算松了一口气

其实我不想当队长,因为压力特别大。离开了沙坝村,倩倩和胖哥就问我接下来去哪儿。我也一片茫然,最后决定去天全镇。我想,我一定要撑住,要对得起他们的信任,把工作开展好。或许是沙坝村的工作开展得很有效率的缘故,我们的小团队人越来越多,很多当地的村民也主动加入进来,人数最多的时候甚至超过了前三天。

到了天全镇,当地有一对夫妻对我说,他们是骑摩托的,要跟我们团队一起走。我说这样太辛苦,天全镇下面有很多村子,我们的目标是在一天之内把天全镇跑遍。他们说你们团队有效率,我们愿意跟你们一起跑。那时候,我就有了一种被肯定的感觉。果然,24日那一天,我们把整个天全镇跑完了。沿途我们看到,很多地方物资已经很丰厚了,我就发了微博,请志愿者们暂时先不要往里走了,因为这边物资已经比较充足。

跑完天全镇之后,我们回到了雅安。路上我们一直在告别团队里的人,到最后又剩下我、我妈、倩倩、她弟弟和胖哥五个。告别的时候,我们又是拥抱又是哭,非常舍不得。那一整天的工作,大家都做得非常开心,完全不想分开。其中有个年轻女孩子,是半路进队的。后来她发短信跟我说:“廖智姐,我是雅安当地的,从成都学校赶回来。我从来没有做过志愿者,之前跟过别的团队,整天游手好闲,有时候一天都不知道该干什么。我一直觉得我回来错了,没有什么用,但是今天我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,我觉得我这一趟回来是很值得的,感谢你。”看到这些话,我非常感恩,因为自己做的事情被认可,无疑是一种无形的鼓励。

在去天全镇的路上,胖哥一路就说,哎呀,廖智,你这么小小的一个人,怎么胆子这么大,这条路上可是有很多塌方的。那天晚上,因为压力很大,胖哥就找我聊天,一直聊到凌晨四点。我们聊了很多,聊了恐惧,也聊了信仰。我说我们不用害怕,我们做的事情,

《朝报》记者赵超构

◆ 张全宁



■ 南京《朝报》

■ 石头城外的秦淮河

■ 1934年赵超构摄于南京

到流氓恶徒的人身威胁,但他仍顶住压力,曝光黑势力。多亏报社的王老板原在《中央日报》任过广告部经理,人脉多交际广,在官场上又有些能量,赵超构才安然无事。

批评周佛海的“低调俱乐部”

当年的南京《朝报》,有两个专栏最受读者欢迎,一是青年漫画家叶浅予的漫画连载《小陈留京外史》,一是赵超构的评论文章。赵超构关心社会民生,颇受市民欢迎,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日,为此不惜得罪前辈师长——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。

1933年,周佛海出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兼省府委员,其时省政府设在镇江。周佛海却在镇江住不惯,一年中倒有近半年住在南京,其公馆在西流湾9号,系一灰砖法式洋楼。周佛

海爱交朋友,出手大方,在国民党军政界很吃得开。他附庸风雅,还喜欢结交些文化教育界的朋友。中央大学教授陈中凡、胡小石等,均曾是他的座上客。周佛海夫人杨淑慧待客人亦热情,说话得体。家里雇的厨师手艺又极好,尤其擅长于烹制湘菜与海鲜诸味,颇得客人们好评。二三年后,周佛海竟在其公馆内办起一个时政茶座,无视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、而且又在华北步步进逼挑衅、全国抗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严峻现实,依旧大肆鼓吹“中日亲善,和平谈判解决争端”“实行抗战必亡国,因为中国根本打不过拥有世界一流的陆海空军的日本”等谬论,令常来他家做客的南京文化知

识界人士很反感,大多不再与其交往。但仍有陈果夫、张群、钱大钧、韩德勤、谷正伦等大员常

并不是糟糕的事情,上天会派天使守护我们,我们会很平安的,放心。你就算不相信,也要相信我的神,它一定会守护我们。

接着第二天我们就去了最危险的地方——双石镇。在去之前,我完全没有想到双石镇会有这么险峻。之前我们在芦山沿路发东西的时候,负责做水电工程的人已经开始往里走了,我看当地的人已经不怎么缺物资了,打算搭完这些帐篷就回去了。没想到到当地的人说双石镇还缺东西,我想那就去吧,请他们帮我们带路。

那天我们的车队有三辆车,我们自己的车走在最前面,带路的人和我们坐在一起。我跟我妈挤在副驾驶座上,后座挤了五个人。我们公司的大卡车和小车跟在后面。开了十分钟,我就感觉不对劲儿。那时候我们正行驶在一座叫牙齿崖的山上。山崖很陡峭,头上也是山,脚下也是山,就像山上耸立着的一副牙齿,随时都会把我们吞没。前面的路仿佛无边无际,山却好像越走越窄,随时就会合拢在一起一样。

谁知我们开到一半,在最危险的地方,迎面就开来一辆车。我们当时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,心想这么窄的山路上,还可以错车吗?那个地方是塌方过的,本来路就很窄,塌方又断掉了一部分路,基本上很难走。车停了下来,我们算是勉强错开了。我从车上跳下来,往上看,山上的石头摇摇欲坠,随时都可能砸下来。

我忍不住开始祈祷,上帝啊,千万不要出任何事儿。这时候我妈问了旁边的胖哥一句,她说你今天怎么这么淡定啊,前一天咱们去的地方没这么危险,你都害怕得一直在说话,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?胖哥说,没什么,我昨天晚上聊通了,就像廖智说的,她的神会守护她,那她坐在我的车上,肯定也会守护我们一车的人,我不怕。那一刻我很感动,他说的那番话,给了我很大的信心。

我们走的那条路其实并不长,但因为是山路,路况很复杂,我们开了很久才到达目的地。进了村子,才算松了一口气。运物资的卡车跟在我们后面,却久久未至。我站在村口一边张望,一边默念祈祷。等了十几分钟,看到卡车缓缓开了过来,我的一颗心才算是放下了。

海爱交朋友,出手大方,在国民党军政界很吃得开。他附庸风雅,还喜欢结交些文化教育界的朋友。中央大学教授谢寿康、顾毓琇,金陵大学教授陈中凡、胡小石等,均曾是他的座上客。周佛海夫人杨淑慧待客人亦热情,说话得体。家里雇的厨师手艺又极好,尤其擅长于烹制湘菜与海鲜诸味,颇得客人们好评。二三年后,周佛海竟在其公馆内办起一个时政茶座,无视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、而且又在华北步步进逼挑衅、全国抗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严峻现实,依旧大肆鼓吹“中日亲善,和平谈判解决争端”“实行抗战必亡国,因为中国根本打不过拥有世界一流的陆海空军的日本”等谬论,令常来他家做客的南京文化知

识界人士很反感,大多不再与其交往。但仍有陈果夫、张群、钱大钧、韩德勤、谷正伦等大员常

22.皎皎

嘎德死了。她额上的绿蝴蝶仿佛也羽化成仙,张开翅膀,停在刘强身上不动了。

刘强醒了,曾经的一切不适和难耐消失了。他获得了新生!好像初生的婴儿一样睁开了眼睛,下意识地搂住了嘎德依然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身体。可是,当他看到那几支插在嘎德背上的箭时,就惊呆了。泰阳牧师摇晃他:“刘,他们为什么要杀她?”“他们要杀的是我!”刘强清醒了过来。“为什么?”牧师大惑。刘强只得把自己误入山青人寨子的经历说了一遍。牧师听得目瞪口呆,好久才说:“上帝,你说的宝贝可能就是那魔石啊,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找它呢!”

刘强不以为然:“我已经将它给了巫师。”“巫师是谁?”牧师问。刘强忙解释:“他叫刀二羊,是我们中国的一位被迫流落他乡的光学家。”泰阳牧师终于点了点头:“可是山青人并不知道,所以要来追杀你。”刘强也点了点头。

牧师又说:“他们这次没有夺回魔石,下次还会来的。你的处境非常危险,要赶快转移。”“不,我要送嘎德回家!”刘强脱口而出。“你在说什么!”牧师惊叫起来,“你身边没有了魔石,你去毫无疑问是送死啊!”“送死我也要去!”刘强“呜”地哭出了声,“她是为我死的啊!”泰阳牧师叹了口气:“我理解你的心情。我也可以不反对你为她去死。可是你现在身体虚弱,山路崎岖,怎么把她送回去呢?”

刘强语塞,伸手擦了擦眼泪:“可是,不让她的灵魂回归故乡,我对不住她啊!”

话音刚落,刘强身边的小绿兽突然用两条后腿站了起来,两只前脚合在一起,像打拱似的对刘强点了几下脑袋,再奔向门外;接着,它又回来跳到刘强怀里,漂亮的小眼睛里也闪着泪花。刘强搂住了它:“绿绿,你能帮我?”泪水又止不住落下。不意绿绿真的对他点了点头。他突然对泰阳牧师说:“我知道该怎么办了!”于是,刘强为嘎德沐浴,梳洗,在给她穿衣服时,竟发现了他的那本红语录封皮的《圣经》!泪水禁不住又潸然而下。刘强把她打扮得像他的新娘一样,抱着她走出教堂。绿绿一跳一跳地在前面带路。他们来到教堂

来他家,形成了一个所谓的“低调俱乐部”,颇为进步舆论所诟病。

赵超构得知此事后,很气愤,遂在《朝报》上撰写了一组文章,抨击周佛海的“低调俱乐部”的错误言论,文笔犀利,令很多南京市民争相阅读,为之喝彩。国民党高层的主张抗日的政要们也表示赞赏。1936年春,胡适来南京开会,住中大校长罗家伦住所。他也应邀去了周佛海家做客。酒席上,胡适竟然也语出惊人,对抗战持悲观论调。此事传到社会上,受到各界进步人士的批评。赵超构征得报社领导同意后,立刻撰写了一篇评论,批评了胡适的悲观论调。据说胡适读了文章后很有些尴尬,称赞自己这位学生“文笔一流,名不虚传”,又说“各人都有发表见解的自由,我不会介意的……”

(摘自《上海滩》2013年第7期)

西边小山坡上一片棕榈树林里。绿绿不走了。他就放下嘎德,在她身边坐了下来。这时绿绿围着嘎德绕了几圈,然后纵身一跃,倏然不见了。他相信绿绿会去带山青人来接它的主人回去的。他估计这一来回最少得有两三天时间。可是,第二天清晨走进林子,刘强发现嘎德的遗体已经不见了……

回到教堂,他拿起那本红皮《圣经》,哽咽着对泰阳牧师说:“牧师,我看到了善的力量!我愿皈依上帝……”

泰阳牧师拉起他的手,一同走进那间忏悔室:“我的孩子,请对主敞开你的心扉吧。”刘强向牧师坦诚地讲述了自己年轻却又十分复杂的苦难经历。泰阳牧师整整听他倾诉了两个多时辰,最后指着 he 手上的那本《圣经》问:“你是从哪里得到它的?”

刘强的泪水止不住又夺眶而出:“我在中国有一个初恋女友叫皎皎,她姓陈,我们两家是世交,父亲都是当年国民党缅甸远征军的高级军官。他们1949年携妻去了台湾,把幼小的我们留了下来。我跟外婆、她跟奶奶生活。我们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,一起念书。她妈妈是基督徒,从小就让她受了洗。这本《圣经》是她妈妈留下来的唯一纪念。皎皎一直珍藏着,想妈妈的时候,就把它拿出来翻翻。文化大革命破四旧,她机灵地用红色的毛主席语录封皮将它包了起来。”

“那它怎么又到了你的手里呢?”牧师问。

“她得知我在云南边境劳改后,主动报名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,三年后她终于打听到了我所在农场的地址,就利用假期只身前往,结果在原始丛林里迷了路。”说到这里,刘强泣不成声,泰阳牧师轻抚着他的肩,给他倒了一杯水:“她找到你了吗?”

“那天下午,劳改队管教带我去掩埋一具尸体。我们来到农场的橡胶林边缘,再过去就是原始森林了。我看见一个女孩合扑躺在一棵橡胶树下,身上的衣服已破成了一条一条;我将她轻轻翻过身来——我差一点要晕过去了——她竟是我的皎皎!”说着,刘强浑身颤抖,手里的一杯水,也洒在了地上。“她身上一无所有,只有这本《圣经》。我留下了,管教没有干涉。大概他以为是一本毛主席语录。”

